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六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傳

錢可大傳 梁潛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滙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之

士也可大生十八月而孤稍長性頴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省試既又中撫州路省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為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以行可大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弁縶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其無子唯此一孫

耳兩人因爭相代死情亦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我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縛其姑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復肯行遂死之變故倉卒之頃而一時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然何其可悲也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之皆以親老辭親既

沒終身為之悲痛梧罔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盖少見也然其為人頗豪健嘅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冦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令以科第得官為山東按察僉事云

賛曰吾嘗過錢氏所居其地今所謂錢塘者愛其山水清曠因登高而望馬其南數十里外峻峰躍起視衆山特高云其北即宋丞相文信公故居也諸老人言丞相

往事與史傳所記殊異因言可大之避亂也居其山下最久其被執也亦幾不免余既壯其山川又聞可大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因為之傳云

徐孟昭傳

公諱旭字孟昭姓徐氏饒之樂平人其先南昌人也居樂平者十七世世以儒為業公幼穎悟稍長從其鄉先生蔡仲淵授春秋為文辭已超詣拔出見者皆奇之年三十一登洪武乙丑科進士第行浙江道監察御史入

為禮科試給事日記事侍上左右上方屬意天下進士
每朝羣臣退獨進士留被顧問上未退不得退也一日
上呼公至前將有所任使而公奏對弗克稱旨上以其
迂也命分教于涿州之房山復教諭鳳陽皆以憂去服
闋擢安王府紀善用薦者陞為知州入史館上書論天
下事多不能合公益落落自殊無所顧惜遂自史館出
為考功員外郎及今上即位遷郎中預修高皇帝實錄
明年拜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又明年罷為翰林修撰以

卒公在高帝時素以篤學見稱數言事切中當時高帝
嘉納之然欲老其才故抑之久而未有以用之也及在
考功拒請託抑僥倖是是非非毫髮無所遁其情而尤
以謂天下之治與教在守令與教官守令教官弗稱其
任者尤精覈之無少貸衆望風誼騰公持之益堅及在
太學亦如在考功時然公純謹君子也雖盛威嚴而中
情簡質好惡出乎其至誠至於卓卓自守激之而不動
挫之而不撓人未有過之者也居太學僅一年諸生凜

凜僅自修飾而其僚屬之不便者已譁然議之矣憚之者方側目於下忌之者又背沮之於其私至相與揶揄其所為公以此竟罷改雲南參議君子莫不惜之及陛見上察其無他特命除翰林修撰俾預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方向用之而公卒矣時年五十二上聞之悼惜勑賜棺以歛遣禮部主事端禮諭祭焉公盖終身坦夷不事表襮而其嫉惡剛勁人有所不堪者世以此高之而亦以此與之齟齬者衆也其為學明於義利之辯為

文約而明喜薦士所薦最多且賢屢考試科舉其得士最盛而尤孝於其親自鳳陽考試河南時入朝告歸省其母疾方亟公聞倍道疾趨至家母疾忽為之愈數日竟卒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贊曰考功與大司成皆國家要職非得賢才譽望之士以居之誠不可也然而信道明義篤行如公者往往尤難之豈天下豪傑羣居之地是非好惡所聚非素有驅駕籠策之才者終不足以騁耶自公在大學與考功人

情固多不附也及其殁已久相與稱賢考功與賢司成者必曰公事須久而後定亦理之常然無足怪者獨念聖上於賢士大夫保全覆護如公者蓋有無窮之恩焉予素知公恐其久而失之也因取其行事而論次之

蔣用文傳　陳繼

蔣用文名武生以字行其先居魏州五世祖安中金國子助教以直諫不納棄官攻醫曾祖應茂從揚之儀真祖夢雷元揚州路醫學教授父伯雝舉進士崇明州判

洪武初召為史官以疾辭出為蘭陽丞用文少頴悟讀書過目成誦六歲事學從里中師有贈師萬年松者命賦詩即就曰使者來西嶽採松云萬年佳名雖自好何不長參天師驚喜曰是兒已見不器旣而隨父宦寓日侯公暇持所業質之聞說無疑問父大奇之曰吾有嗣矣父歿歸儀眞舊業廢於兵燹渡江占籍句容採山構室居之大肆力於經籍久之得聖人深意乃習醫家言會同黜異約其要而綜之取正於術之精善者而受其

秘於是決死生定緩速治效無一不中者由是用文之名驅四方矣孝事母魏夫人情依依不去左右食飲非躬治弗進夫人病被衣而不交睫者數月夫人老郡縣交辟不就曰吾不能舍一日養以趨祿利也夫人歿當洪武中始受薦入太醫院時朱彦修弟子戴原禮為院使擅其術人無有當其意者見用文喜曰君儒而為醫昌吾道必矣遂言於上授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與幹成勞僚類所歸仁宗皇帝在青宮用文日侍左右承顧

問隨事獻規益甚見親禮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
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效率緩何也對曰
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仁
宗稱善及課績特命光祿置宴於院宴之旌其忠勤又
嘗命工部為營第用文入扣顙謝曰臣荷恩德萬不一
報又敢靡公費以益愧悚也再謝乃止其就故人居之
一室蕭然晏如也用文病且革手自為啟附進有曰臣
老病死不足言惟恨不能有報大恩伏願清心寡欲慎

加保養以輔聖治以安萬姓仁宗得啟驚嘆親御寶翰遣使慰問及卒命兵部給驛舟還其喪督治祠墳於中官仁宗即位詔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特謚恭靖遣官諭祭官其長子主善為院判用文諄厚恭謹知當世之要務其忠誼愛君之心惓惓於語言故能受知於上所以慰問誥祭之辭皆懷念忠誠揄揚學術以明上之不忘也居兩京三十年王公貴人下逮賤隸細氓愈其疾而著神效者歲不少貧者報之曰吾非為報為爾醫也

卒皆不受善交友始終不渝宗戚尤洽恩義奬勸後進汲汲人過恥出其口志嗜學雖老不厭治一室於公署之傍者顏曰緝熙於家居幽屏之所者顏曰靜學皆盛貯群籍暇輙翫閱其中時忘食寢或謂曰子老矣何勤益至是耶用文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猶箴儆於國俾臣下朝夕交相告戒乃作抑詩以自儆卒謚睿聖武公吾雖老幸未就木而敢以怠荒棄厥躬哉或又曰緝熙靜學意有說乎用文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言

也非静無以成學諸葛武侯之言也吾志在是其為詩文有静學齋集若干卷治效方論若干卷卒之日無貴賤疏戚咸咨嗟悼傷曰善人亡矣子四人主善主敬主孝主忠皆立行有父風

竹軒劉先生傳　王英

先生姓劉氏諱亨字嘉會號竹軒其先居安城之容湖宋豫州刺史斌徙廬陵石塘里斌曾孫江寧司户滲又自石塘徙其邑銅溪高祖掐甫知汀州曾祖景春元海

南鹽場司丞祖貴翁父樂山先生端敏勤學泰和陳心吾劉允中時稱名儒先生從之遊通詩書二經博究諸史百氏之書洪武壬戌以賢人君子徵力辭親老後舉經明行修陳古今政治之要太祖皇帝嘉之命進講華蓋殿以言事忤執政者出為壽州學訓導戊寅冬上疏言六卿秩當與五軍都督相埒國子祭酒秩不當在太僕卿下又言將臣子弟生長富貴習為驕侈他日安可授官宜立武學教訓使知禮義以變其習俗陞常州武

進縣丞為政廉勤修學校躬課諸生讀書表其民之有節義者毀淫詞禁絶妖妄作善教坊再思亭以勉已勵俗百里之内弦歌相聞三年書最天曹上褒以璽書壬午縣民李德懋等作亂先生白郡守毋令滋蔓率衆擒首惡而諭降其黨方是時太宗皇帝初嗣大統遣使勞以金幣先生之名由是揚於遠邇無何以事罷還鄉屢有薦者先生輒辭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力薦先生雖老猶可為學校師表至京以年將八十辭宣宗皇帝

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豈不可為教官先生辭益力上曰老者安之孔子之言也朕允其請令歸故鄉先生歸怡然自得居則深衣幅巾列圖史左右日吟咏不輟而動必蹈於禮於事有合義者必見諸行族弟夢華三喪不能舉先生為治塋又以近舍山數十畝為鄉里貧者塋人名之曰義山歳旱先生禱輙雨所居多種竹學者稱之曰竹軒先生卒年八十有幾所著有竹軒集寫心集隨寓錄子習之舉懷才抱德為廣東按察司照磨

孫同履諏經綸綱同登己未進士第浙江義烏縣知縣

論曰自昔名德人仕而功業顯著者多載史傳而唐之王友貞孟詵白履中諸人者以才學入仕未至大顯既罷去則隱而終身焉豈有功業可稱哉而史亦傳之蓋以其志恬退不貪名嗜利祿耳若先生之學行用之固可有為中乃不偶雖屢薦再起而仕非所願視友貞輩夫何遠哉君子之論人必有取於斯故著之為傳云

尚書王文安公傳　陳敬宗

公諱英字時彦别號泉坡其先太原人祖宗達宋廸功郎仕于臨川遂家金谿曾祖顒貞元季以書經魁江右入國朝退隠于家祖子岱父修本並以儒行稱母曾氏公生十一歳而失怙母淑人以教以養遊茉邑庠刻苦嗜學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時太宗文皇帝方鋭意育才命翰林學士解縉選進士穎秀者與狀元曽棨等通得如二十八宿人之數俾盡讀文淵閣古今書作為班馬韓柳歐蘇文字命大官日給珍饌月賜燈油之費數召

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方退公在二十八人之中每為儕輩所推讓後上以綸綍事重以公與今冢宰王直皆慎密可與任並揀入秘閣書進呈機密奏疏歲戊子預修太祖高皇帝實録丁亥授翰林修撰扈蹕廵狩北京丙申陞翰林侍講戊戌實録成賜襲衣綵緞鈔錠壬寅北寇犯邊二月上親征公扈從至庫哩和囉海五月旋師過威虜鎮李陵城已四十里上召公曰聞李陵城有石碑可往視之復遣錦衣衛官校隨之以

行時城中被寇殺掠焼毀一空惟城北門有石出尺餘
掘土拭磨觀之額曰李陵臺驛令謝君德政之碑其文
略可讀其陰刻達嚕噶齊等官姓名明日公備奏其故
上曰此碑既鐫有元人姓名異日彼人見之必以此地
為已物爾宜再往擊碎之用火煆沉之於河以絶其爭
端公如旨而往既還奏上喜謂公曰秀才是二十八人
讀書者朕需爾為用正好宣力勿憚勞苦因問曰朕率
師北伐爾試言成功如何公對曰狂孽犯邊罪在不宥

但聞天兵親征必遠走漠北臣願陛下幸毋入險窮追也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之言惟不欲窮兵黷武耳復謂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之類爾有所聞即來密奏又諭太監孟驥曰秀才有事即令入見毋阻六月上駐驛安平鎮立功官軍因有過不與口糧者多相聚悲泣曰吾等糧盡必死道路矣公以為言且曰此皆壯士也願陛下宥其過而與之恩則異日必得其死力上悅即命兵部尚書李慶人給口糧并載衣甲驢一

匹甲辰上復親征北部還次榆木川晏駕時仁宗皇帝在東宮命尚書蹇義夏原吉學士楊榮楊士奇侍讀王直與公同定喪禮議國政宿內閣凡七日仁宗皇帝嗣位加恩賜白金綵段八月進秩侍講學士尋陞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明年乙歸省賜鈔二千緡俾馳傳而還宣宗皇帝即位嘗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俱有重名念汝當講經史陳道義以啟沃朕心罔俾前人獨

專其美賜内醞及鈔千緡命入内閣參預中秘嘗奏乞
分俸養母于家上允其請宣德庚戌脩太宗仁宗兩朝
實録成賜白金綵幣襲衣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
講學士復賜金相琥珀麒麟帶壬子正月聞太淑人曾
氏喪上命禮部賜祭工部造墳遣中官阮童護公奔喪
冬十月奪哀還朝寵遇日隆不時召對正統間開經筵
公為講官陳說詳明於文義之外多有規諫之語其講
章於朝退之際人爭求去以為珍寳脩宣宗皇帝實録

與少師楊士奇楊榮同為總裁實錄成賜白金百兩綵
叚鞍馬進秩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癸亥正月
奉旨出理部事講官如故乙丑淛江台寧等府民遭疫
死甚衆上遣公齎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癘時浙間久
旱公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濯献之夕雨止星見明日
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
貞等陪祀請作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而還丙寅公奏
京師去冬少雪今年自春徂夏雨澤不降種不入土小

民缺食此皆臣等政事不脩激怒上蒼所致伏望陛下施賑卹之恩臣等宜益省愆戒飭仍乞齋沐祈禱以格天心上從其言果大雨五日先是公奏請致仕不許至是年七十復上章乞罷政吏部言公精力未衰上是其言不允戊辰八月上特旨陞公南京禮部尚書明日謝恩畢内傳旨曰上以卿久仕先朝多效勤勞陞秩南京得安佚既視事南京二年得疾而終是為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春秋七十有五訃聞上悼惜賜謚文安命

禮部賜祭工部造墳公在翰林屢為㑹試考官海内名士多出門下為文章典贍朝廷制作經其筆居多四方求金石銘誌碑記者接踵其門公酬應不倦世多珍之論曰撫自為州以來多出名儒顯官若宋之晏殊王安國元之吴澄虞伯生諸君子其文章名位功業皆炳然當世而垂耀竹帛者豈偶然哉玉笥寳盖諸名山秀氣之所鍾也公亦撫之人也其文章名位功業莫不相似然自入仕歴官通顯不離朝廷四十五年而列聖眷遇

久益不衰於此則似過之矣天之生賢私於撫之人哉抑孰知公之才徳自足致身於青雲之上也

黄氏母子賢孝傳李賢

黄氏名文父鉉江西新喻人永樂癸巳徙河間之任丘娶孫氏生文甫一歲商於南陽之鄧州守禦所百户李興見鉉文雅以女妻之未幾歸任丘李氏與孫氏相戾間達於興興遣人取其女還鉉亦隨往時孫氏年二十有四文方四歲鉉别後音問不通孫氏與文母子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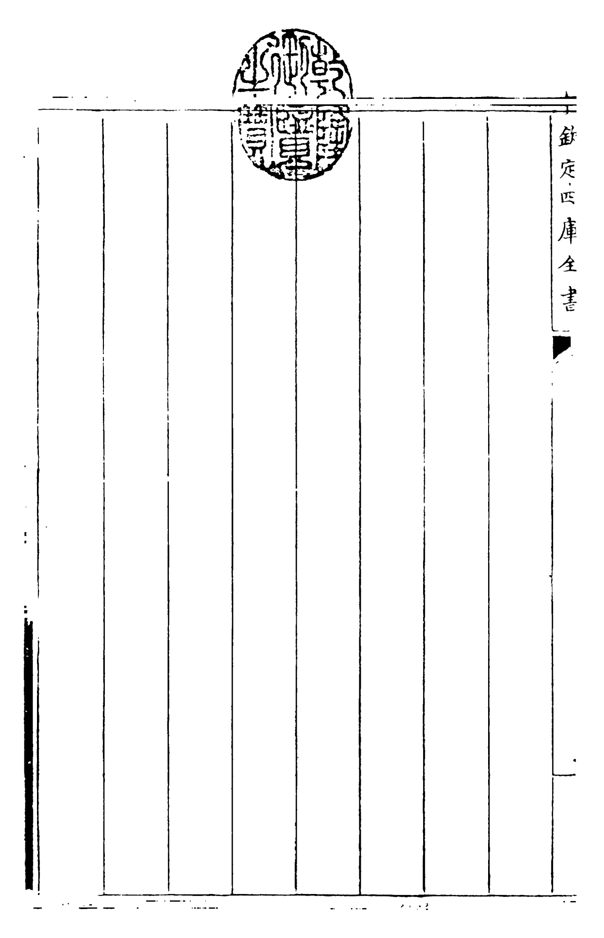
零丁孤苦人不能堪而孫氏奮志成家勤力紡績夜以繼日以供力役之征周衣食之費撫育其子年及成童謂所親曰吾聞子弟讀書可以起家今吾備嘗艱辛幸有此子若遣入邑庠以昴其成天其或者憐吾志乎所親曰此意固善第念爾一子之外更無紀綱之僕子若在官凡百費用尤倍於昔吾恐爾之艱辛未艾也孫乃愀然泣下曰吾已慮之熟矣顧處子之計莫良於此雖倍艱辛安敢辭同編之人聞之勃然怒曰吾代爾子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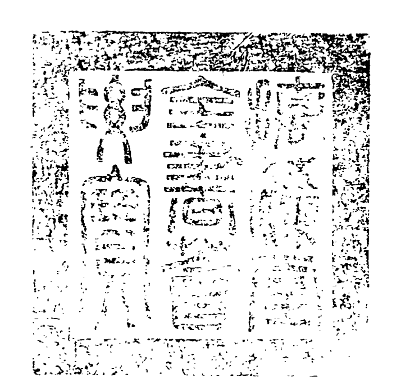
役久矣今幸其長不吾累焉而又脫之可乎雖懇情乞惠拒之益堅孫氏憂鬱食不下嚥已而會所親達其情于有司始獲入庠孫氏且喜且懼愈極力生業勵子進學而凡從師親友之需未嘗少乏文亦感激遵母之訓潛心經史但自幼父去嘗問母曰吾父安在母曰汝父世家江西為商河南吾亦不知其所棲矣於是母子相顧潛然出涕以悲正統已巳文以成材貢入太學會天下士子講習一日言及其父不知所在有同舍生王

綱者鄧州人聞其父名曰吾州百户李輿有壻即此名也非汝父乎文因思母所云大喜曰是也景泰初以詔告歸省至家即白於母徑詣鄧州訪父果在内鄉扳橋鉉離其子已三十四年矣一見痛絕方蘇親屬會晤悲喜交集留數月不能同行文復辭父入監天順改元夏吏部掄才以文為兖州府通判乃奉母抵任視篆後即遣人迎父就祿以養父時年八十有五憚於遠涉再迎不起至三母曰汝之孝心盡矣彼有所戀不可再迎文

悲思不已曰吾父不來吾即棄官而往閩府官僚咸跪請其母母亦悲感而許之一時見者無不沾襟乃以安車迎至鉉離孫氏已四十四年矣妻子父母始得會合以遂天倫之樂嗟夫黄氏母子其賢孝矣哉向非孫氏之賢其子未必成立以有今日非文之孝其父未必會合以獲禄養遂使零丁孤苦之室變爲團欒歡慶之堂予親見其事因爲作傳以告於來世

謹案卷六十第三頁前七行瑚紐舊作灰牛今改
後一行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後倣此　後
七行阿固達舊作阿骨打今改　十頁前七行
就就舊作九九今改後倣此
卷六十一第十一頁後六行庫哩和囉海舊作澗
欒兒海今改　十二頁前三行達嚕噶齊舊作
達魯花赤今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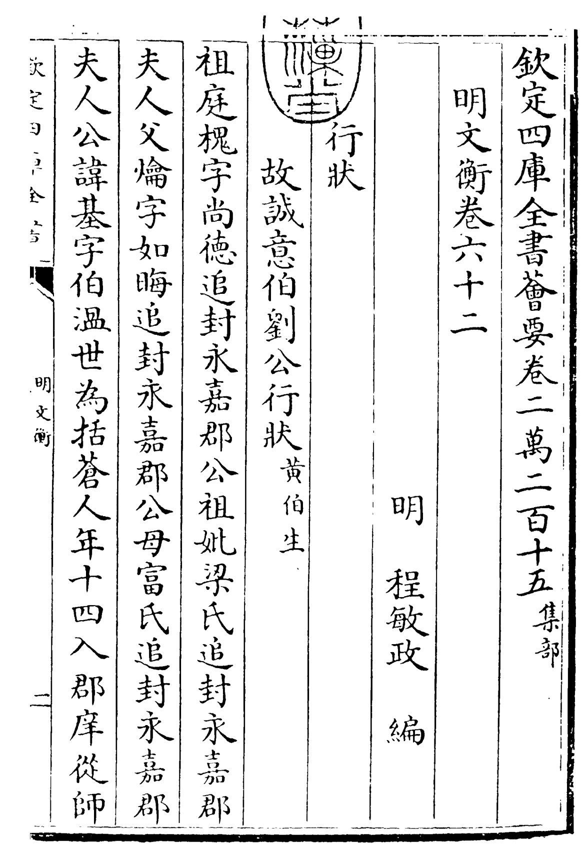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孫起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六十二 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十五 集部

明文衡卷六十二

明 程敏政 編

行狀

故誠意伯劉公行狀 黄伯生

祖庭槐字尚德追封永嘉郡公祖妣梁氏追封永嘉郡夫人父爚字如晦追封永嘉郡公母富氏追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世為括蒼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

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黙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瑞州府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間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

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為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為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

察御史失職事為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暎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原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期之方國珎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為

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與元帥納琳哈喇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托里特穆爾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為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者宜捕而斬之餘黨脅從詿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托里特穆爾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賂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國珍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

之仁且擅作威福罷托里特穆爾左丞輩羈管公于紹
興公發憤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沮之
門人穆爾薩曰今是非混淆豈公自經於溝瀆之時耶
且太夫人在堂將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疾氣
疾是後方氏遂横莫能制山越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
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諸山皆有
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冦吳成七等使自募義
兵賊拒命不服者輙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為行樞密

院經歷與行院判舒穆嚕伊遜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由儒學副提舉格授公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下卒皆解體勅書至公於中庭設香案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見授無所宣力矣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公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

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國珎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决計趨金陵衆疑未决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以衆付

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
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
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款上從之會
陳氏入冦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
據之或欲决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内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
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
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

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竪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為宜遥拔江州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

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愼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降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蹋所坐胡床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毋富氏喪悲慟欲即歸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

伐至是辭歸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恩禮甚厚時苗
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衢州或謀
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一夕
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部平章
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塋
事時語所親以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鄰附
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温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
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

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上上
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上
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即條答悉合機宜其年月日
公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冦時曹國公守
建德欲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
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
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
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

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發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皆從之陳氏遂平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

莫知其由以公為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没他日公見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為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捷至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密奏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

旱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杲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為娛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上頷之杲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巽巖等伺察公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杲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翼巽巖因為書言之於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於上或上使為之者翼巽巖未之知也書奏上切責翼巽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杲通謀狀上適以事

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悦因彈之公為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上登大寳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税粮比宋制畆悉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粮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

且曰使劉伯温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寛政可復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寛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賫奏詣行在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旨即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上回京李公

想之公乃求退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手詔叙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勲册公至京師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上知其至誠不强也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

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馬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

平西蜀表頌上仍以文答之八月上使尅期以手書問
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
國威巳立自宜少濟以寛書奏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
并巳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
上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
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冦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
未革宜設廵檢司守之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
私産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温

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
逕詣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為左丞掌省事
因挾舊忿欲搆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誅老吏許公
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
逐其家庶幾可動上聽遂為成案以奏頼上素知公置
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上時巳勑璉歸及奏上曰
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巳先是楊憲敗後
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慼嘗

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製為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

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稾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廌㢋貊孫女三人㓜未適也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

奏其畧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寛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蕩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賛上成大功上甞臨朝稱之公輙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

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為憂喜者即此可知矣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上亦甚禮公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

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最深今公薨而璉没仲璟與璉之子麕請録公遺事因輯平昔所聞大畧為行狀至於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就之蹟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强質也

故參軍縉雲郡伯胡公行述 王褘

公諱深字仲淵姓胡氏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楝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楝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錄事叅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溫州樂清縣令琇琇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祖也祖諱堂妣李氏考諱鉦仕元為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妣趙氏公生有奇質讀書過目即成誦員外府君蚤歲宦游京師公甫十歲而李夫人與趙夫人相繼沒公侍大父撫幼弟

囍難刻厲以自植立而學業日以進下筆為文數百言可立就弱冠游京師適員外府君仕髙麗乃往候馬居久之員外府君捐館舍而繼母實生弟海年尚幼公泣謂海曰天禍我家我父棄諸孤萬里外今吾奉匶南還爾其留此以事母他日吾當復迎吾母與爾矣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父老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頃大風雨至崖果崩墮水聲如萬雷霆人謂此其孝感所致云既歸葬遂廬于墓左悉取諸子百氏

天官地志兵謀醫藥術數卜筮佛老之書而研究之然於醫尤精常曰窮而在下者不能及物唯醫可能濟人耳乃建藥肆市中有以疾病來告者輙與之藥弗與計直也至正壬辰江淮俶擾賊盜蔓延閩浙間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歎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生民無所賴禍將及矣乃集鄉民共為守禦計而結寨於湖山於是處州境内民相挺為盜江浙行省調萬戶舒穆嚕公伊遜戍處州辟公參謀其軍事一見懽如平生舒穆嚕公曰

吾事濟矣胡公籌策今無與比區區小醜不足平也即檄屬縣募壯士為軍十日間得數千軍于竹口傳檄賊中曰爾等皆良民因詿誤故為亂弃仗即仍為良民耳賊中傳相謂曰胡君長者其不欺我盍歸之盡燬器械相率內袒來請罪公一綏之以恩餘寇次第而平歲甲午二月舒穆嚕公還臨海公亦歸隱於湖山三月温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温寧布討之道由處州辟公計事公與語意合軍事請公參謀

之公曰除暴所以救民今温城叛者止一二人若破其城玉石不分如平民何此宜以計取不可以力攻也乃遣辯士入城説其黨曰韓虎陳安國悖逆亂常今王師致討大兵四集旦夕即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等胡為為賊守自取作虀粉耶今將軍念若等未忍即加兵若等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苟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聞語已感相向泣曰吾屬自度皆旦暮鬼耳今乃蒙將軍開生路敢不惟命六月果殺韓虎等以城

降温城瀕海民以漁為業是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即請發粟賑之事有不便者皆為之更除驩聲載道曰吾民早得見胡君豈至顛沛如是耶温寧布公欲列公功以聞於朝公謝曰幸遇明公為知已得效寸尺志願足矣何以功為既而温寧布公以行省叅政總兵番陽復辟公與俱行軍務無巨細悉諉之信任之者益至歲丙申六月青田潘惟賢葉仲賢聚衆為亂聲言攻龍泉縣長吏聞風遁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先生毅與門

弟子集義兵擊退之縣長吏及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王先生公時在番易聞之馳而歸語同門友曰昔毛術能為師復仇吾徒顧不能耶乃引兵執害王先生者盡殲之遂從事於青田而麗水之浮雲泉溪賊並起歲丁酉春縉雲之黄村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無籍之民盡為賊勢連結不可遏行省丞相啓爾公承制以舒穆嚕公為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既至即假公本院行軍都事統兵以討亂九月攻泉溪賊寨拔之十一月

又平浮雲歲戊戌正月白巖賊來降五月縉雲賊亦平

八月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巢穴出迎

敵公望見笑曰此非天授我乎使賊堅守窟穴未易即

殄滅今日之來送死必矣乃分部諸校以正兵與接戰

以奇兵左右翼夾擊之别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

賊三面受擊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

梟之乘勢直擣大社周天覺降乃班師歲巳亥秋以兵

討青田賊黨金德安誅潘惟賢兄弟以降於是處之境

内諸賊悉平矣先是國兵取浙東衢婺既下獨處州為舒穆嚕公所守不肯降是歲冬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舒穆嚕公出戰敗北大軍遂入城而分兵取屬縣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為拒守計四縣士民咸請于公願内附以全民命且曰公治兵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未聞有一命之錫國家則負公公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不得已挺身見胡公而四縣因得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驛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無何擢中書省左司員外郎上日與公議論天下事公有言上未嘗不稱善也歲庚子秋命公相龍灣虎口形勢築一城以衛京師工不煩而事以集歲辛丑秋有旨命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士卒以從征西歲壬寅春從上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領兵守吉安會淛東苗軍叛婺守將既被害而處城亦為其所據上命公以所部兵馳還復處城比至城已復即除公淛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總制處州軍民事時山寇乗苗之亂往往竊發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盡誅之於是守兵猶單寡公募之得勝卒萬餘人軍需粮餉雖取給於民而民素受其恵咸樂輸之無敢後時江西俱食浙東塩而有司十分抽其二商賈絶少公請二十分取一從之販者乃通軍用以給歲癸卯春諸曁守將謝再興以城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擊却之公引兵為之援因建議以謂諸曁浙東藩障諸曁不守則衢婺不支矣乃度地至諸曁五十里五指

巖下別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議別為城守計使者至城已完上嘆賞不已已而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兵號六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乃引去上念公立城之功遣名馬賜之青田之蘆茨地接閩境人素獷悍恃其地險惡屢叛屢服至是乘我師在外復為寇公還引兵直抵其地二十年逋誅之徒悉就殄滅人咸快之歲甲辰秋温州方明善取平陽時平陽已為我所有公出偏師復之併復瑞安

所侵地而親領大軍攻溫州明善窘蹙乃與其叔國珍議納歲貢銀三萬兩有旨俾班師公迺入覲上欲遂柄用之公以邊境未寧願還守外以自效時上旣即王位迺除公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處陛辭上諭之曰俟閩浙俱平當還汝中書矣歲乙巳春福建陳有定來寇邊公率師往征之遂取建之浦城繼而建之崇安建陽二縣亦俱下上遣使賜以所御名馬將士賞勞有差建之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寶岀我師後公還兵

擊之破其二柵有定大恐盡率精鋭來圍我營公突陣
與决戰馬蹶因被執有定既得公甚相禮待公因具道
主上神聖四海歸心羣椎樂為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
事以撼之有定初無害公意會元使至督廹之公遂遇
害于福州得年五十有二訃聞上痛悼不已遣使即其
家祭之命中書議加䘏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
官職勲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頴拔智識絶人其
於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弗精詣者性倜儻好施予賢

士大夫有貧之者傾槖以餽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民一以寛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僇一卒恩惠及人甚多故其没也聞者無不流涕鄉人為立祠以祀之公先配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今為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司事次曰杞女一人適同里章存厚繼室楊氏故中書左司郎中元杲之妹也公既没之二年楨等乃刻木為像具衣冠以葬實附于園原先塋之次會國兵既取閩俘有定至京上命楨臠其肉以祭公禱辱

與公交二十年知其為人學贍而才裕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遭時叔季未及有所樹立及既結知真主庶幾有以自見於事功矣而昊天不弔不及竟其才之用以究其志之所欲為豈非其命也夫公當定謚於奉常立傳於國史而勒銘於神道然行狀久未克為於是楨來以為請誼不得辭謹為撟摭其平生大凡而具書之雖於公之頡識淵度無能有所發揮庶幾無愧辭者矣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先生諱瀌字景瀌世為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扈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徳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妊七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輙昏迷數日

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為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輙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

有成爾乃携入城府受業于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為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恩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

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閫奥自是先生文章之名
藉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舘而歸先生嗣主教席
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
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膴仕者當
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
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賔主人尤髙之府君方著
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叅問於先生先
生則據證古今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

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栁文肅公貫黄文獻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栁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絶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黄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為文多經二公指授栁公謂其渾雄可喜黄公謂其雄麗而温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

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𤣥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為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即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内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閟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

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為已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世適先生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葢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葢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意趣

裁為經論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辯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效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粱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嚴恪遇綱常大

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襃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慤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黄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

曰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燮治乃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

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脩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畧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為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羣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脩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

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名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為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

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僊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僊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衮冕何也先生對曰衮冕惟祭天地

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莅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閫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為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為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賛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

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

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説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為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御齋室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歴數封疆之

脩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歴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庻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仍兼賛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徳人先生奉詔搜萃歴代姦臣之蹟編為辨姦録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録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歴言帝王之道及皇上

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敎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敎化者乎八月奉旨纂脩大明日歷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為寳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

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晝靡夜躬閱
載册書于牘進之或覆視于册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
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歷衣
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耀功之
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所
陳説不為文飾隱蔽雖家事茍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
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坐客為
誰饌為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

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叅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命賜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詔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為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為文必寓忠告甞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

之言上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藳署温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内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上强之至三觴靣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巵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旨異

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為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徵先生冢子瓚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詔介子璲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璲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語先生曰朕為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上命璲慎共扶

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内廷當世以為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畧可自效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為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

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為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侍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上咨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國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

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為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

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内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廷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

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
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詢
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上
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瀌純臣哉爾瀌方今四夷皆知
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
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
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
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

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為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璲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璲以安對未幾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為詩歌以紀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

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弱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詘膝而首下馬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闓闓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晩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為學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

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
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縱為所給亦弗與較臨財廉
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
生君子以為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
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
使奉勑請文以百金為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
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即欣然為之

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為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色温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為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叅大政為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為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輙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

推為先生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嘆葢先生之道内誠外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鬚狀貌豐厚不為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産不置田宅或勸為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户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烟

連有以郡縣事為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為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卧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為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置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

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歿端
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
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
者則知事桑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
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為女婦
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璲有文行
精篆隸真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
林孫男慎愷恂懌愠嗚呼楷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

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即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于茲有年矣弟愲才質凡庸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已顯著於當世而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爰敢裒取翰林待制王公褘先伯公太常博士諱濤君舊著小傳及同門友某所作歷官記輯為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為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採擇

馬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鄭濟

公諱褘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郡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遂為義烏人其後有曰固者游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為石峽書院山長父良玉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義

理公之生也為元至正壬戌十二月十七日與山長公實同初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産門楣翌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公幼秀奭敏惠稍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黄文獻公溍是時文獻為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即屬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政衰敝公愀然閔之乃攬天下事勢為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嫓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知公為文獻門人讀其文嘆曰青青於藍氷寒於水

其子充之謂歟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圖暨大梁段
公天祐一十有二人列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
巖率翰林僚屬又薦之亦不報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
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嘆曰子充異代人物也
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為乃隱歸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
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大明太祖皇帝親取
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
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

書省椽每商畧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韻為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冬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春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丁外艱乙巳五月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公所定是年冬除起居注嘉言讜論啟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知南康府事特賜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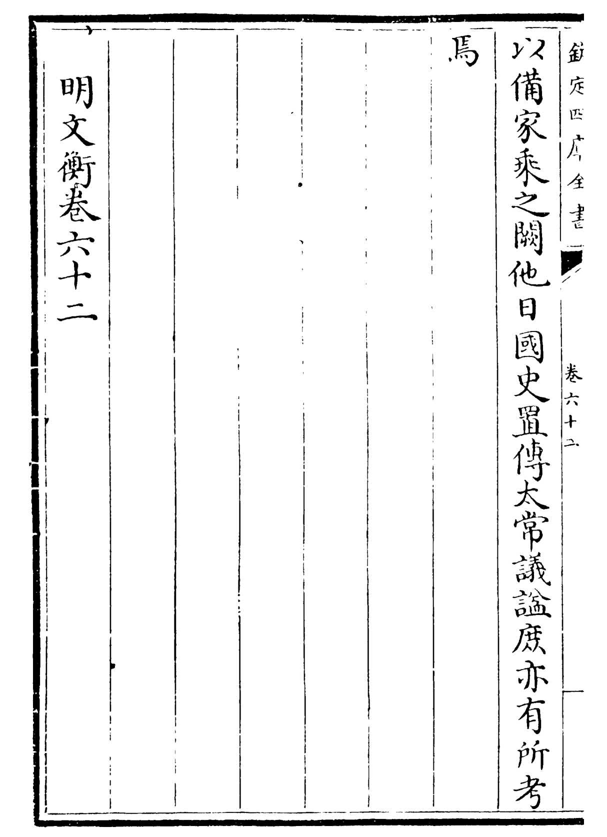
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於仁恕而臨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上將即大位召還議禮明年戊申為洪武元年南閩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詔脩元史名宋公濂與公同為總裁官二月入史局公於史事雅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公掌制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二月奉詔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師儒每

名對殿廷必賜坐久則賜飲膳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日上所賜梨漿飲之吾渴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于上即命齎賜之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令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

顩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托克托徵粮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必欲廹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決因匿公民間托克托聞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托克托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廹脇為懼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

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緩曰紳孫男五穆穰稌稔稙孫女三人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殯不獲因訪得公諱所擗踊號呼製神主載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紞及前山西叅政王公景彰力為採搜死事之詳為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屹然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為文宏麗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

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王堂襍著二卷詩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於家公事上十餘年服勤報効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孝友悌尤至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有法在官還書戒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惟公之至行大節其在天理人心者故所不泯而紳也復以濟有世契之私幸嘗辱知於公者最久請狀公之行故為摭其大槩



以備家乘之闕他日國史置傳太常議謚庶亦有所考焉

明文衡卷六十二